



事文類聚外集

共四冊  
卷之五

新宮城書藏

17/167  
40正





1 3  
167  
40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四

賜堂文庫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縣官部

縣尹

歷代沿革 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

罰之乎 春秋 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都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晉謂之大

宰楚謂之令尹 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 秦有縣令長 漢因之凡掌

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亦如之凡

利

267

30

171

4

卷之十四

縣官部

縣官部



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縣為國皇太后皇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後漢**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

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凡縣有蠻夷曰道公主

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

制也凡掌治民顯善勸義察姦罰惡理訟平賦恤民時務秋

冬集課計上於所屬郡國**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

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即**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

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北齊**制上中下九等**唐**

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緊上中下京都所治為赤縣旁邑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美惡為差

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

回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

凡民田賦受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簿帳傳驛倉

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為之貳眾曹叅率課調

**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猥

近方**宋**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

狀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

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

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

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

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朝臣

自大理正奚嶼等始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鞠獄毋得差政

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宜各遵行上副朝廷日



敦本業二日興地利三日戒游手四日謹時候五日戒苟簡

六日厚蓄積七日備水旱八日戒宰牛九日置農器十日廣

栽植十一日恤民戶十二日無妄訟 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明

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

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宣和五年縣令正差六十以

下人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 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

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 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簿

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

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 臣寮奏建炎以來始注

武臣為害甚眾故也 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二年為任雖屢有更革卒以三年

為任 二年詔吏部依四川尊法施行並以三十箇月為任淳

熙三年復以三年為任 二年御筆今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

察御史 **大元** 以縣分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

之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署事又有赤縣達魯

群書要語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 周禮 子羔曰以吾為邑長於

斯 記檀弓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語 求也干室之邑可使為之宰

同上 縣令所使承流宣化也 仲舒策 一同布政百里宣風 六帖

操割洛陽必有餘及 白集崔威制 江興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

藝文江侍中薦士表 天寶吏部引見縣令委之銓衡謹擇銅墨

唐大詔令 紐金章縮墨綬 北山移文 今之邑令古之男也於吏

有君臣之道於人有父母之道 白集行韋同憲制 佩縣銅墨 胡

文恭行陳亢制 施字人之縣譜 姚侃制 寄縣同之任 劉縣制 結



縣同之綬王拓制宜從健令之廷趙賦制輦轂之下豪黠僇輕

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橐相聚故前代京令得與御史丞

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元徽之行唐慶制於穆君侯英才

宣明聲之所震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反掌野有寇盜惟侯

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謹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

勿思晉孫楚梁令孫侯頌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遠荆玉不足喻

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勵繁齊冬水恩湛春露行範乃祖德冠縉

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明明君侯臨下有

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

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晉江韋襄邑令傳渾頌地方一同雷震

百里答東阿王書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

里之任同上宰大邑者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飢子母

使掣其肘宓子賤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答東阿王書

龔公侯之瑞屈銅墨之班陳子昂李府君妻墓誌

**詩**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韓民言令尹清且明玉壺寒冰

不受汚黃山谷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林逋壺觴

調笑民平訟賓客風流醉舞腰山谷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沙

庭放吏衙廖凝廢土有人耕不畏古廳無訟醉何坊熊皎溪柳

遶門彭澤令野花連洞武陵人許渾弩矢前驅煩縣令里門先

下敬鄉人韓愈故人有縣宰高義薄層雲杜鼎食為門戶詞場

繼國風杜贈河南尹三年清似水六月冷如冰裴談摩手撫鯨

寡藁砧磔疆良山谷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古詩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四 四 德壽堂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杜故老青葢崖先知處子賢温庭筠

送淮陰縣令之官縣古槐根老官清馬骨高韓駒父詩腰懸墨

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間方干贈嘉興許明府詩憂民如

病見客似無官魏野詩半世功名初墨綬山谷遙知訟庭裏佳

政在鳴琴即士元詞章美少年小邑在南方賈島邑中丞掾陰

桃李案上文書畧米鹽東坡踈簾衙退卷花軸曲檻客來聽竹

風杜琴彈終日得古調印璫經秋帶薛痕李拱縣齋高枕計應

夢犯天顏許崇送裴拾遺赴畿令看君宜着王喬屐王賜還珍

出尚方江甫贈洛明府

古今事實

子文無愠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  
以告新令尹論語

子賤何瘦

宓子賤為單父有若曰子何瘦焉宓子曰憂官政也

立為官長

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  
以為長也慎子

號為神君

喬智明為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為神君又黃浮號為神君

可為長令

晉文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其良



令也誰可爾趙武曰邢伯可韓子

號為健令

後蜀李匡遠開元中為鹽亭令歷通泉時洪等令時兩川連衡盜賊尤甚匡遠所在擒捕當時號為健令

恭敬寬正

子路治蒲曰邑壯又難治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則政不難矣

信寬明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又子路治蒲夫子三嘆其喜

鳴琴而治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戴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呂氏春秋

製錦以學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後學者製焉譬如田獵御射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左傳

决灌生稻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飲



爲群臣曰今吾臣皆如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知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爲鹵兮生稻粱前溝洫志

不許刈麥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田刈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其民樂有寇也

尹鐸保鄆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將行請曰爲繭絲乎爲保鄆乎曰保鄆

哉通鑑

董宣疆項

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家人殺人宣就主車取殺之主訴帝帝欲殺宣宣觸殿流血帝令謝主宣不拜帝令擦伏宣以手據地不俯帝聞曰疆項令

廉儉有用

稽陰大邑久無良宰褚玠廉儉有幹用乃除山陰令

清白居職

梁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堂庫武帝嘉其清白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力行清繁



孔奮守姑臧令長力行清峻後被徵單車就路

性直清廉

沈瓚之為丹徒令性踈直在縣清廉

勿剪三柳

李白為虞城令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尔而笑曰我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憇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白去思頌碑

寧食斗艾

屈突蓋為長安令以威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神術雙鳧

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朝帝恠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雙鳧焉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書屐履也

德化三異

後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在桑中有雉過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尔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白安安因上書言帝異之

植河陽花



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林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彭澤柳

晉陶潛為彭澤令門種五柳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卿里小人乃解印綬賦歸去來辭令作齋馬

唐馬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不與芻豆令作齋馬

宰如烹鮮

見前群書要語

號曰慈君

北齊張暉為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歌曰仁父

崔瑗為汲令開溝溉稻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決渠作甘雨

稱有天才

宋沈憲為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當時稱為良令

為有吏能

孔琇之為吳令有吏能縣中震肅

頌德立祠

崔瑗字子玉為汲令遷濟北率官吏男女號泣共壘石作壇立碑頌德而祠之又晉荀勗字公曾為安陽令遺愛在人人為立



生祠又狄仁傑字懷英為彭澤令人為立生祠又李綰除栢人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異政立碑

後漢董詡字漢之除須昌令多異政生為立碑

為中都宰

孔子為中都宰男女別途市無二價家語

為武城宰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語

不齊之治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

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尤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中節也中人附矣尤未足也曰此地之民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家語

二子之才

滑稽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為鄴令民不敢欺三子之才孰能最賢哉

尹賞治劇

尹賞舉茂才為栗邑令能治劇廷榮陽令

汲黯耻為



汲黯遷榮陽令耻為令以病歸田里上聞之召黯為中大夫

政曰無雙

吳王暉字世容為武城令宿惡奔逸人歌曰王世容政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吳錄

治為第一

魏張暨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勸立學校

晉范甯字武子為余杭令立學校勸生徒繁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間風化大行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教戒父老

辛君為成都令與諸生祭文翁於學堂教以忠信孝友父老曰辛君教戒如此不可違也

北史

焉用牛刀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唯有釣道

子賤為單父宰楊書送之曰治民之術唯有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鱗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若食者魴也其魚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味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書所謂陽鱗者去矢至單父



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甚有能名

傅佐有吏才再為山陰令甚有能名近世令長莫能及也

獨有異政

陳球為繁陽令督郵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

縣有翔鸞

漢王皇為重泉令有翔鸞至止於縣庭十餘日

邑獨不雹

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雹上聞徵拜尚書

謂元魯山

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誠信化人士夫高其行謂之元魯山

曰明府手

張巡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

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廷善政簡民甚宜

之

辭遺新菓

閩賈郁廷仙游縣有邑客遺菓辭之曰某家新菓人眾未知郁

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大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

兄知弟知子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大慙而退

嘉賜緋衣

唐李頌字德新為武仙令浚漑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召賜百縑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  
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  
解官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

旌賜上考

李朝隱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  
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期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  
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

後為三公

後趙申錄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耳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  
拜為司隸

蕭育字次君為茂陵令會考課育第六而漆令鄭舜殿見責問  
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我自視何暇為左右言令詣曹

朱輪華轂

蕭育曰蕭育杜陵男子詣曹何也遂去官明日拜為司隸校勘  
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

銅印黑綬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  
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

治民猶牧

卜式為即牧羊上林中上喜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惡者輒去  
毋令敗群上奇其言試其治民拜緱氏令

視人如子



前召信臣遷上蔡長其治視人如子所居見稱述又卓茂為密  
令視人如子又鍾離意為堂邑令視百姓如視赤子

兩縣皆理

漢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  
小其令韋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

支縣相百

縣當刺史治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

皇甫侍正集

輦轂繁要

韋抗景雲中為永昌令輦轂繁要前令無及者遷中丞邑民詣  
闕留不聽立碑著其惠

政務清閑

夏侯湛為野王令以邱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  
暇居邑累年朝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民稱審君

前吳芮秦時為審陽令其得江湖間民心稱曰審君

人稱賈父

後賈彪禁人殺其子人稱賈父數年養子千餘人男名賈子女  
名賈女又鄭潭字文公禁人殺子民皆舉育男女皆以鄭為字

三國志

潁川四長

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  
羸長陳寔為太丘長鍾浩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循吏傳



朝歌儒者

虞詡朝歌長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耶詡曰願寬假轡節勿令有所拘闕而已

道不拾遺

前何並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渙為河陽令道不拾遺卧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又滕撫為蜀令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又鄭弘為騶令張允濟為武陽令皆道不拾遺

風不鳴條

太公望為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

獸皆南渡

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

蝗不入境

楊球為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為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災不入茂陵境又後漢戴封平仲為西華令蝗虫不入界時督郵隨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又晉謝夷吾為壽張令時蝗發泰山至壽張界飛逝不集又後鄧毅為騶令勤行得化郡人德遺寶縣於道求主還之春大旱騶獨致大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騶界不入

暮年大化

後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輕恣者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四 十五  
後以田桑暮年稱大化覽初到有陳元與母居母告元不孝覽  
曰吾近觀元井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也是僂覽未至耳  
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陳人倫孝行元生成孝子卿邑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

暮年教行

范甯爲餘杭令暮年之後教化盛行中興以來崇化敦教未有  
如甯者也

有治縣譜

齊傅僧綽子談並爲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  
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著論蒙篇

馮元授醴泉令縣民多猾爲著論蒙篇大畧指明忠孝仁義勸  
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畫像勸學

高彪字義方遷內黃令帝敕同僚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  
以勸學者

開倉活饑

後蘇章安帝時爲武原令歲饑輒開倉活三百戶

叩頭反風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詔  
問昆曰在江陵反風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曰  
此乃長者之言也



暴身祈雨

祝良為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又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祈雨將欲焚軀俄而雨至

即官出宰

館陶公主為子求即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後明帝紀

大傳封侯

卓茂為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盛行道不拾遺蝗不入界光武即位先訪求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受肉懷恩

卓茂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吏求否人曰自往遺之茂曰鄰里尚相饋遺况吏乎吏不當承威取之耳姑歸念之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借牛慙悔

魯恭為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之恭勒歸牛再三不從嘆曰是教也不行欲解印去涕泣留之亭長慙悔乃詣獄

上書願試

馮野王以父任為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单步之官

崔林除儻令清貧单步之官

獄無繫囚

劉平字子公為全椒長政有恩惠人或增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廉其實母行部獄無繫囚也又孫謙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

繫囚

米不侵枉

王渙為洛陽令病卒喪而歸過所農人設祭於路曰常時持米至洛陽為卒司所抄自王君來不見侵枉

為一州首

蜀呂義為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非百里才

龐統字士元字耒陽令在縣不治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之處治中別駕方始展其驥足又蔣琬字公琰除廣祁長眾事不治常沉醉先主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百

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庭水投書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魯國

先賢集

鐵船渡海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為仙游縣令及受代有一吏酖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尤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更為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鐵以閩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决杖徒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為御史中

丞九國志



壽春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牴牛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遂留淮南

萊蕪生魚

范丹字史雲威帝時為萊蕪長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胡紹乾飯

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俸米於閣內作乾飯食之

虞詡利器

虞詡字升卿為朝歌長曰不遇盤根錯節可以別利器乎

教吏自勵

魏高柔為官城長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丙吉吏有非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刑人以義

鍾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死

好發奸伏

黃晶為宛陵令嚴毅好發奸伏有盜車蓋者晶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稱其明

覆按奸軌

劉陶字子奇除順陽長覆按奸軌所發若神吏民歌之曰悒然



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正身勵節

梁何達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勵節高祖聞其能擢為廬城太守自縣令拜為畿大郡近代未有之

緩德撫人

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單車就路 見力行清潔注

攀車拒輪

劉寬除平陵令訓人以禮滿去百姓攀車拒輪充塞道路

清談政理

王衍字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政亦理

垂簾事理

顧凱之為山陰令邑三百戶凱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皆閉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伏臘放囚

虞廷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至

新歲開獄

曹攄除臨淄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攄行獄問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乃慨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願暫見家當如期還獄否眾泣曰若得暫歸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出之至期相率而



還臧榮緒晉書

代民挽綽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綽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代輸租賦

何易于督賦役不忍逼下戶以俸代輸租

納印弃官

陶潛事見前植柳注

脫幘投地

齊下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脫幘投地拂衣而去

畫形配食

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有異政及去官民思之畫形配食

神父配社

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鳳集其境

荀藐字公然除大原榆次令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荀氏家傳

鸞降庭木

楊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木



鳥鵲擁車

李元絃開元初為好畋令大有政聲遷閬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鳥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開元遺事

窮猿奔林

殷揚州謂李克曰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窮猿奔林豈能擇木遂就邠陽令

猛獸渡江

庾黔婁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時縣多猛獸皆渡江去

發摘如神

晉李蔡成都令發奸摘伏所在如神又宋顧憲之為建康令發摘奸伏號曰神明

政績有聲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蓋傳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尤過之

毋撓其清

蔣欽緒子沈乾元中歷陸渾監厓咸陽高陵四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縣敕麾下曰蔣令賢令也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

咸歸其清

高玩子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豪右挫氣

司馬雋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號曰卧虎

鍾玩良吏傳



賈戚斂手

祝良為洛陽令賈戚斂手桴鼓稀鳴 楚國先賢傳

豪右側耳

李昌為馬昌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

大化豪右側耳

豪右斂手

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縣大姓兼并弘到官誅鉏奸桀豪右斂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女姦充空

戶口十倍

新都令第五訪三年之間戶口十倍不其令童恢牢獄連年無囚流人二萬餘戶兕虎伏罪

令政第一

劉元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傳翽為代玄明日作縣令惟日飯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

詔留增秩

焦延壽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郡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留之詔增秩

呼至訪術

隋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閣詔征茶

唐何易于鹽鐵官推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



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閤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日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

### 教民種桑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柿四株及梨栗女丁半之頃之成林矣

### 鬼神破膽

李果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內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為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 桴鼓不鳴

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桴鼓不鳴號卧虎

### 立碑頌德

唐房彥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超授郢州司馬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 刻石紀惠

劉晏為溫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 璽書獎飭

元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孝詳等政常循良帝皆降璽書獎飭明年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制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朝堂賜宴以遣之其愛民揀吏如此也

晏公類要

### 璽書褒勵



楊元琰補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勵

褒稱賜衣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兆號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  
耿林

召對賜衣

唐正元間上召京兆府諸縣令對於延英殿訪以人之疾苦且慰諭之各賜衣一襲

詔居第一

開元初韋濟調郵城令既眾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召遷大縣

梁武帝每選良吏務簡廉平皆召對於前親勉政道看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為吏者往往承風斯亦近代獎勵之方也

永豐威惠

柳渾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寡驅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龐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徧於關市既庶而富廉耻具焉既富而教庠序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而加仁厚焉  
柳子厚為相國柳渾行狀

江東政績



岑羲字伯華為金壇令第仲翔為長州令仲林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

矜恤孤羸

漢周澤為澠池令奉公克已矜恤孤羸

感悟子母

唐常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子母感悟請自新為孝子

文武材幹

李大亮少有文武材幹為土門令躬捕盜賊太宗聞而嗟美下書勞之

教訓綱目

楊炎誠刺史縣令等詔云興化阜俗不惟良二千石亦在縣主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

蹤跡飄零

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鴛鴦之班髮白蹤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何人耶

貧殿不進

常思謙調應城令貧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

教以耕桑

常維徙河內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



不加筆楚

夏方爲齊丘令百姓有合將加筆楚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  
小大莫犯也

單馬詣賊

李大亮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豪帥  
爲分別禍福賊衆遂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哺而反

築城息盜

羅立言改武昌令以治劇迂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  
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闊狹號於衆曰有不  
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困者不知有役設鑠絕  
汴流姦盜屏息

誅滅大姓

王方異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人帖息

摧勒姦豪

陸操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犯

息錢不與

薛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  
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  
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豪賈豫給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  
坐賈豫納以直絕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



事類彙編 卷之十四 二十七 德壽堂梓

牒牛還婿

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牒牛依婦家者久之得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質所來婦家不知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

盜尸虎還

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墮車傷足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虎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豪猾屏息

李頰再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頰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頰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頭廷質頰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詰為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

饑民免流

高景駿歷肥鄉令方河北饑躬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

傾貲振護

張巡為清河令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浚渠斷既



李頰遷武功令有六門堰者歲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頰發官廩  
庸民浚渠按故道斷水溉田穀以大稔

年高擬縣

常嗣立建言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舉材堪縣

李吉甫建言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

以治最顯

房琯受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叅軍復  
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但計資考

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故庸

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

得失無憂喜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  
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  
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喜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毀譽當賞誅

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謝曰嬰之過  
矣請復治阿二年而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  
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即阿烹賞



齊威王賞卽墨烹阿大夫

王貢薦達

蕭育爲茂陵令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達也

投三老巫

西門豹爲鄴令鄭之三老廷祿常歲賦歛百姓收取爲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洗沐爲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多待女遠逃其所從來久矣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已年七十

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惟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媪爲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女抱大巫軀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媪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媪三老不來柰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矣

鑿十二渠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今皆得水利至漢之出而長吏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之父老不肯以爲西門君所爲賢君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所置之



虎豹出境

袁珍為六合令教人書虎豹鷹鷂皆出境

猛獸遠遊

趙瑤為侯氏令縣素有猛獸瑤到乃遠遊

為守起舞

魏陶謙除舒令郡守張磐先輩與謙父交意殊親之而謙耻為之屈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因強之及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因鼓有感

張希顏為萍鄉令有美政范延賞過其地聞更鼓分明而賢之嘆好官又孫抱為延陵令廣陵高爽詣之抱無故人之懷爽出

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曰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按人殺子

杜杞知建陽人有老而生子父兄以其貧多殺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按察由是稍絕其弊

野水橫舟

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拆亭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用在巴東五年又宰成安賊役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民無違者遷殿中丞

東都事略

清水平衡

華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令人歌之曰華光化豐穀城清



如水平如衡

四朝國史

聞名召試

王禹偁字元之知蘇州長洲縣日賦五題人多傳誦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授直史館賜五品服擇犀帶以寵之

真宗實錄

一見厚遇

陳述古知河陽縣會富公移鎮河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唱富嘗曰陳著作奇材人也

言行錄

聞鼓美政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為守因問天使公路來還言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見萍鄉邑宰張晞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

無惰農及至邑則鄙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美政也公曰晞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晞顏後為發遣使延貴亦為閣門祗候皆號良吏

因訴問產

蘇頌知江寧縣丞南唐後板籍賦與皆無法度公至每因治訴旁問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

並同上

有十奇歌

嘉祐中王允規知河清縣軍民歌詠有十奇



號十縣最

申公知蔡州蔡所統十縣汝陽政事修公首為之號為十縣最

理剽如水

李彤宰京邑理剽之用如水在聖撓之不濁白集

邑庭如水

李文簡公濤號巽巖知雙流縣日坐聽事訟至立決仕族張氏

子競家貲公曰汝忍墜先訓盍歸思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雲市丘成之產公以成之不自所生毋追正之豪右斂迹邑庭如水

築堰絕訟

趙瞻字大觀知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此召杜

東都事略

築堤衛田

范仲淹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公時監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既成民至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言行錄

導海為利

真宗朝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東都事略

泄湖入江

魯公亮字明仲知會稽縣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為田病公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同上



禱神灘徙

張逸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揚異相繼登科  
逸改其居曰桂林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  
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

長編

告牛盜伏

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  
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言  
行錄

削木為牘

真宗天禧五年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有違  
逮者書其姓名使刀召之如期而至

續通鑑

片紙榜門

種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  
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  
至不敢後

樂其簡嚴

吳育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久愈思知襄城縣宗室宦  
官往來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

並同上

治以恩信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  
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仁宗實錄

一新學校



事類彙編卷之十四  
三十四  
德壽堂柱  
范純仁知襄邑縣宇學校倉廩皆一新之文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言行錄

### 勸諭子弟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知仙居縣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就學於是從之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 差役無辭

陳明道知潭州晉城縣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姦偽無所容俗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聚而教之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聞死者先時民聞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邦為仇先生盡知

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程伊川撰明道先

先顯行狀

### 聽訟得情

陳良翰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公獨撫之以寬租賦揭示名物人競樂輸聽訟率得其情或問何術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朱晦庵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

### 民至無訟

彭思永字季長歷知南海分寧縣素號難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明道集

### 民勿違教

周茂叔初任洪州分寧簿縣有獄不決先生一訊立辨後知洪



州南昌縣民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先生為羞實以汚善政為耻也

濂溪周先生茂叔行狀

### 養兵卹農

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

事略

### 農隙教武

河南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明道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

伊川明道先生行狀

### 除無名租

杜杞字偉長知建陽縣除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上書立保五以相伺察由是稍絕其

弊言行錄

### 毀淫祠數百區

陳希亮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恃勢據民地捕真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巫覡歛民財祭鬼謂之春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東都事略

### 課民種桑

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惠愛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

###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利並同止

養老事上

張橫渠先生爲雲巖令以厚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苦

視民如子

先生內直外方不爲空文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爲政視民如子嘗言縣之政事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明道文序

爲諸縣法

蘇頌知江寧縣剗革蠹弊數修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爲法

爲天下法

慶曆四年張揆知益都縣罷里正弗用而租以時石介獻息民論請益都爲天下法

一諭止叛

孫覽字傳師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就大閱殺將以叛覽諭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耶衆皆感悟聽命遂帖服神宗嘉之以爲司農寺主簿

東都事略

片言斷獄

周憲知浙川縣前政公事不決公到迎刃而解決遣無留凡片



言斷獄得其情為人人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楊龜山撰周尚書憲墓誌

遮道乃還

張士遜字順之謚文憲為射洪令歲旱禱白巖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檄士遜治鄴射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

遮道乞留

淳化二年姚益恭知須城縣鞭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道遮轉運使乞留州聞賜璽書賞以粟帛秩滿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百疋

為諭民篇

戚綸字仲言知太和縣太和民悍好訟綸為諭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東都事略

為法範書

劉彝移胸山令治簿書郵孤寡平賦斂抑豪猾凡所以惠民無不至也類其事以為一書名曰法範同上

號魯公浦

見前導海為利

謂萊公柏

寇忠敏公准知巴東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言行錄

考四善三最

哲宗朝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



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爲四善以獄訟無寃催科不擾  
賦役均平爲治事之最屏除奸盜賑恤窮困爲撫養之最分三  
等及七事爲上五事爲中餘爲下九朝通略

古今文集

雜著

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

李白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秦之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成  
周乃東魯之邦自伯禽至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國屬楚  
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  
邑雖屢迂井則不失魯境七百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要衝  
東盤琅琊西控鉅鹿北走厥國南馳牙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

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  
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俊家  
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况其城池爽塏邑  
屋豐潤香閣倚日陵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  
雄麗塊圯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橐籥爲  
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  
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  
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彌閑  
剖劇無滯鏑百發尅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兇猛相須  
韋弦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  
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機杼和



鳴織罕嘖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  
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重輕扶老携幼尊尊親  
親千數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  
蒙竊聽輿誦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  
跡者也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而詞人略  
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制有天下淇漳之  
間於京師爲近守宰之寄於元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  
曲蒙睿渥制令褒賜與內官同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已來東  
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  
稅半乎九州邊於山戎歲備勅寇每署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  
尚虧渝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罪刑書繇是使臣慎簡  
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  
羽青雲胡爲而在此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爲人倫羨慕清而道  
藝隣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茲邑以西門沉巫爲不仁仲康  
解綬爲斷決約古中道爲今令圖下車無何休問四塞他疆之  
人父母之居尸祝之則境內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  
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聞堂上之琴軍帥往來潛預幕中  
之畫所利者大豈唯安陽夫然則繁纓曲縣秉甸四牡人所願  
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也  
其春秋之義欤天寶十載記



臨湍縣令廳壁記

李華

鄧為天下高閩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  
 豪疆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  
 不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姦俠所歸唯臨湍境清人無從仕者所  
 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為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  
 陽為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  
 官吏招集疲人如寒加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  
 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字承顏自左驍衛兵  
 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為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為政七月盡空  
 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  
 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  
 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來者觀諸其家  
 知乃為政承顏奉版輿冒虜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  
 白之祿為其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  
 童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二年七月甲辰左  
 補闕李華記

饒陽縣令廳壁記

喬潭

千里之外設方伯帥其屬屬有長今之縣尹焉故縣之庶富尹  
 以賢傑不可冗而庸也自齊桓匡合制我饒陽履戰國以還遂  
 美其城邑西邇全趙東拒河間燕之南郊冀之北土其有呂尚  
 之遺風乎多奇士好帶劍侈服多佳人善彈弦跕躑其地虜口  
 近擊析之虞其川滹沱有泛舟之役廣輪七十里編戶三萬計



行或擊轂市或駕肩日中竒羸雜幣爲窳穢女狹其幅利染工  
多其姦色業不可廢訟由是興非夫寬猛以濟之則不能用又  
宵人課居異政固亦明已我茂宰裴公河汾鼎族公卿門子識  
經之文緯之教設而耆幼歸心叫施而權豪斂跡惠行爲膏雨  
令出爲清風君子謂裴公於是乎其高蹈近密翰飛清真未可  
涯也余味之久矣豈縣公能事而屋壁不書召彼故老詢于前  
政莫知其數遠者闕如權輿先天置郡之後凡名士改轉列于  
左偏庶幾將來亦克用勸

漢源縣令廳壁記

于邵

周克殷列爵惟五實分子男之位洎秦漢以降或令或長雖小  
有差其揆一也皆銅印墨綬秩六百石非理道之君愛人如子  
則不能爲官擇人矣國家坐進此道至於憂勤爰增祿秩以勸  
能者皇帝觀兵朔方之歲始上祿縣更名漢源將復禹舊績以  
從人欲其山川形勢土地風俗近鎬千里華風不間多乎哉蓋  
小國以聚大國之義也且夫南呼蜀門東豁雍疇西走連磧北  
逾大漠四交憧憧者於是乎終日故有獄市之煩供億之費上  
谷郡府下用臨恤非貞固不足以幹事非廉慎不足以率人清  
淨則可乎不擾忠恕則可乎求瘼時謂京兆韋子當公府之選  
推而有之至于今人易受賜邑則稱理聞之見之政參乎前從  
事雖疲於改易用舉自多於穎脫我則無二不其難乎嗟乎絆  
驥已久及瓜將代顧此屋壁何其寂寥前芳無聞後進奚覩記  
者史家之流也亦所以發揮廳事啓迪人物又知韋公授受之



始其或繼之者從而紀之前後相映光采治人乾元三年孟夏之日計開元中有柴希言自溢陽縣令拜以清白名聞迂洛水縣今天寶中有郭瞻自永康縣尉拜甚有能事秩滿遊河朔遇亂未知所適至德中有郭伯陽自某官拜恂恂如也迂洋州司馬其餘日月某通名氏失之不得次于公之列爾

吳縣令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王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成敗本乎身黎元安否係乎政其体大矣自京口南被于淝河望縣十數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參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倍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曆十一年天官精選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太原府祁縣令為之公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土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和平也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公復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公者敢錄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白居易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之間



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干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繇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困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士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能不趨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白垂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

省署風物之有田賦之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國家自誅叛已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權之法居間爲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塩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買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姦吏踵起則解之爲縣益難不能等於他縣矣塩田王官用郎更其佐二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盜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



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於縣而今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爲令之尤悔者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余之從祖也且蒲歲而尤不及豈不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燕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同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篳緯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楊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專之紛錯率相闕臨煩言

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儂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毘于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剴煩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今將之邑佐發歛盛張緝具車杭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之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今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耻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以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期



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均萑合兄弟之  
析居者而民以養廢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  
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埋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  
楊君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間仍刻山石鑱  
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

顧况

陶氏之隱誥云張李二君勤行仁義異代同德慶鍾包君包君  
鮑靚通靈之士矣秦有包丘漢有包咸世爲學官隨晉南渡公  
爲延陵人也隋書儒林傳包愷包愉兄弟皆治漢書從弟子千  
餘人樹碑紀德惟皇六葉鴻臚宣力於王室著作垂名於當代  
起居祭酒聲隱都野與翰林供奉晁析其流派君辟秀才以文  
自遺嘗夢入冥府浹時而蘇根於修短有開之兆言地下之法  
峻於人間頗符于寶搜神之事隨難奉天重圍暗解上撫其背  
而春官亦以賓禮待之及爲華亭有闢田增戶均賦愛人之政  
語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由也可使治其賦而君實有之舊章  
壁記記其官叙野史之流也平原之谷水崑山鱸魚葦萊海錯  
陸產彼何人而不知今記其異庶有補於化耳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楊廷秀

閩之爲郡八孰難理曰汀汀之爲邑六孰難理曰長汀曷難乎  
汀曰其山峭屹其川怒湍其氓悍堅曷難乎長汀曰汀爲閩尤  
長汀爲汀尤天臺謝君周卿佩印組一之日顧而嘻曰地固險  
易險易在令氓罔悍愿悍愿在政爰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于



珉者肅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衷先是邑以鬻塩爲田外之賦塩以餐錢爲俸外之給君曰非今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暇循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墮東問其園扉上甬旁風問其帑庾戶蠹壁空初而戚旣而懌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捐所却之布爲錢萬者百廼市松石廼陶甓廼屬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爲新園扉之屋十有二區帑庾之屋才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羸爲燕息之所其肇造者曰鈞臺曰村莊曰靖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紆若倦若劬期年倂功無糜公藏無聳民聽霍然山出煥然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捐已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賦視其羸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疚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

德清縣廳壁記

吳永叔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國有鄉遂都鄙可以域民有戶士兵刑工可以分曹蒞事魯謂之宰楚謂之公漢謂之師帥其爲國雖小於天下其規模所置則同也職字人者若恭寬敏惠奉法循理常知民之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應於彼又賜肅雨百穀用成春雉率循夜鮫知化雖弦琴戔戔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敝化淫刑眎民之終歲勤動吾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于下謫見于天火旱木饑羣生寡遂獸不渡河螟多入境雖桴鼓逢逢而盜賊終莫能止也縣之有廳



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善善惡惡欲俾後之觀者歷指其民議之曰某人賢某人否則將聳善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一助也四明趙令君汝歸出長於斯政將告成百爲具開廼顧題名氏石列於廡下殆夫所以尊吏崇化之意遂別命工琢堅珉而置於公宇上且矚余爲記某季秋朔日因上尹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之清也揖而升其堂堂高而聽卑知其情之下達也起而摩挲其石石外炳而內堅知其所守之介然不撓於勢也集是四美而書豈不勝皇甫持正記廬陵令廳壁云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實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鴻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旣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剥槌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旣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債不能相支而邯鄲



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失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  
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迂雖當積安無事之日  
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  
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  
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  
元年也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郭言言洪河渾渾轟爲巨防扼爲要津  
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霄奔  
講言終驩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  
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  
悉萃于縣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是以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  
唯吾從叔仲達爲能推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寔密監  
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搖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  
克自振官寺陰頓寢堂廳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  
可知矣仲達爲邑宰於斯且期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  
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  
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廨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  
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墉墜茨凡若干工自經始  
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爲過在下者不以爲煩程工卽  
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壇避燥濕而已足以觀  
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



勿壞

蕪湖縣令廳壁記

洪邁

郡縣之官難莫難於令令不可爲也泉粟所入繫兩稅是賴郡  
裁十一二予之或名存實亡借曰充數薄責征須不少遺力徧  
於弱不敢不共命至賈市爭分銖俠取巧掇僕掠過與法爲午  
而無俚之畫出焉法目如蝟毛舉頭畏觸不良子險健成訟左  
狙右掠蔓游其詞以聾上官計一行令束手矣昧且坐堂上追  
胥在廷睚眦詬詈可不曉將甲乙扣其脛懼及善人循循而  
舍諸又納侮故佞媮寬猛均足以蹈罪令不可爲如此用是人  
莫肯爲令非吏部考籍而畀之通萬國無一焉可也蕪湖在春  
秋曰鳩茲蓋吳楚必爭地入東晉宋齊建收立州實爲南豫臺

家常選宗王名將握節往控臨今雖不能邦猶名姑孰壯縣用  
壯爲累郡百役以要之栩栩然而來貿貿然而去項領常相望  
也挈此校彼其視他令中爲又難吳人朱似朱召以故輔臣孫  
捐其門凡少年時已銳與寒峻角推排受縣自詭爲此來勇者  
尚其決瓌者儲其笑愛之者翫然以爲憂朱召若不聞曰吾知  
爲百里宰而已處之期年民吏相忘乃若尹賞之在粟邑東舟  
西舫出其涂篙工榜人皆略能誦說其梗槩於是與予書言我  
已伐石置廳壁將刻前長官名氏蓋爲我識之予與朱召游四  
十年向所謂翫然以憂者蓋其一也今若此故喜而書之淳熙  
七年二月二十有一日記

錢塘縣廳壁記

樓鑰



錢塘古都會敏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二朝五十餘年矣 民物百倍於舊負郭二邑事体寔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亦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為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禁籞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為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禁因又哀彙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考史傳自宋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十九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二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考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某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為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傳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於潛縣廳題名記

洪咨夔

六飛都吳邑加重令加選題名昉於隆興甲申續於嘉泰癸亥前後著見者四十有二人石近燬紹定戊子續記自見大夫始舊聞放失矣九華程君燾至精敏而峻潔大不弛綱小不漏目民隱吏慝蒐獵幾無遺治行疊疊逼前獻垂蒲討諸故府合題名三為一以存往而詔來且追書唐及國朝全盛時賢令十一人于首高山景行不以耳目所接為僅足也然著記未免於闕



事類彙編卷之十四  
文遺風或得於慨想東晉虞府君嘗爲吾長吏甚有遺愛志逸其名託錢武肅乾山濟安廟碑以傳邑自漢隸丹陽以來爲令者知幾人傳者能幾否固幸其不傳藏而不幸不傳者可勝道耶夫士君子立於世豈以傳而爲善不傳而遂已也未有爲善而必其傳也亦未有善積而名不傳也其亦爲所可傳勿爲所不可傳而自幸於無傳而根厥相形其溢於邦之耆老俊秀牙頰間者未嘗不並傳也書曰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司民社者尚監茲哉

餘杭重建縣治記

洪咨夔

餘杭茗雲之津會故冬予奉老親行霅上諸山扁舟循茗谿而下間登岸從牧翁漁媪語人人夸誦吾今年方壯而識老政出清靜民曾不省有官府也因以野服謁訂所聞令肅客于永舍起訊之故曰縣治舊占溪南後徙于北宣和焚於睦寇江令裒重建建炎焚於金寇張令永嗣又建閱年百餘浸淫穿蠹凜乎欲壓圖撤而新之治寺吏民之耳目非他役比故不敢不勉余退而心念是邑近在畿內地望非不枵然大也而土薄水淺十日晴則告乾三日雨已相戒爲溢備民以故亡蓋藏而令以負租督過者十七八彼芘于是豈莫爲壓焉之懼哉所壓者有急於屋者也見大夫以朝士來寧久此苟可撐扶以了歲月何新爲新之寧不勤其民而自爲紛紜耶未信潰于成也越數月茗人過予門曰縣寺成矣治事之廳退食之堂宴息之室崇楹邃闥表裏中度發地得中雷遺跡位置回勢且還其初矣屋後惡



木冗莽鴟梟狐狸嘯醜舞恠之地雉剪不留餘拓圃結亭松竹  
伍伍氣象一新矣而田里晏然罔聞知嗟夫縣无劇易視令爲  
劇易弱者以苟愉爲安皇恤我後強者惟力是矜一役之興萬  
感之乘也於此能於政休俗暇儲材庸力以植壞起仆使吏治  
尊民詹聳而一毫不以勤其民至斥圭田再歲之入以食功可  
表也已惟昔聖賢道化之盛有本末而無內外其用力自相在  
爾室始蓋萬室之治不如一室之難也言偃宰武城澹臺滅明  
非公事未嘗至其室是室之嚴所親必直諒所講必正大所踐  
必誠敬設辭詭行奸聲亂色無一得以搖吾之清明而弦歌之  
化行矣令其進於是乎役起正月己未訖五月癸丑大尹詳定  
戶部侍郎余公佐其費爲多令公族名希磐以進士試刑法中

其科嘗爲大理評事云紹定癸巳秋七月甲子潛山洪某記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劉克莊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爲宋闕里兩方墳籍大備比  
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聞及氣平忿定  
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楹有法可以  
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粵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紙賦與  
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荀連山酒妙天下人家  
池榭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宦游  
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  
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迺究病源徐施砭  
劑期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陸舟水無租癘凋瘵復甦廢墜



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蓋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倦倦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學出於師友云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今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墮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貴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



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彭山縣令石記

陳后山

慶曆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今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爲令今三考用舉者爲京官京官滿三歲爲朝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爲州部五縣而四用縣令以爲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績可紀今選士爲令於古爲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綱目踈闊吏自爲治故易爲功而非王制今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其不盡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寃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刊縣令豈非令非王官不登簡策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免使吏民有述焉今廳故年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刊于石九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爲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爲有于也

舉縣宰議

元稹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拘於考淺疾廢耄曠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名詔旣行起請尋下有詞再詳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戶開耕荒田以是考課舊條獄絕繫囚寃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



常舉薦者從未殊尤豈可二年並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析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等並請停集且起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之官何妨撫事若能限其資歷卽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外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榜樣剝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準平選人例處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奸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納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剝放及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效實本舉良能旣蒙優獎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冀將允當謹議

論知縣俸

周必大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祿至薄往往墮中人於貪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令外縣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貫仰事俯育何以餬口於是撰造名色並緣增加前後相承其數反多自非慕拔葵掛魚之廉安飯蔬飲水之儉則或懼違衆或樂用例鮮有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爲猾胥奸叵所持方且低首下心冀幸苟免望其抑豪強戢吏奸革蠹弊斯亦難矣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給錢四十千夫邑有大小任責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大藩有小郡供給之數皆爲一等豈於今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送重修敕令所



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五十六 德壽堂  
將天下知縣縣令供給斟酌近制增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  
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其清庶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爲  
民之意取進止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  
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消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  
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  
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縱慾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  
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  
者耻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怨而明不如  
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况爲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  
不成過客箴士冀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  
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厚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  
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耻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  
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  
我愛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  
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噐則必甚怒則黜罰之矣  
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  
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  
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



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古詩

贈章明府

李白

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白玉壺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誼因之頌德聲

古詩

李白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吾臺落筆生綺綉操刀振風雷夔屈雖百里鵬鴛望三臺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似閑白雲有時來

寄萬齊融

李預

名高不擇仕委世隨虛舟小邑常嘆屈故鄉行可遊青牛半村戶香稻盈田疇為政日清靜何人同海鷗搖巾北林夕把印東山秋

贈清漳明府姪

李白

吾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小邑且割雞大刀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為清漳流

獻當途宰李陽冰

李白

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永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



贈剡縣過秘丞

陳古靈

賢哉過縣尹德政是吾師  
萬里無鋒穎一心惟孝慈  
家貧因客冗髮白為民饑  
誰刻前山石令人去後思

贈豐陽常明府

張九齡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  
誰開大阿匣特割武城雞  
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持  
何時遇操柄當使玉如泥

贈張公儀李安豐

王介甫

楚客來時鴈為伴歸期祇待春  
冰泮鴈飛南北兩三回  
回首湖山空夢亂秘書一官聊自尉  
安豐百里誰復歎揚鞭去去及芳時  
壽酒千觴花爛熳

送永新杜宰解印還朝

楊廷秀

去年摘山初弄兵永新縣前戈劍腥  
杜侯不持一寸鐵閉閣堅臥民不驚  
軍前米作山谷聚木牛流馬安用許  
但令綠林無點塵何須爛額畫麒麟  
紫皇急才宵不寐斯人合着班行裏  
速騎匹馬謁明光夜來溪風吹玉霜

律詩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王介甫

青嵩碧落曾游地墨綬銅章忽在身  
擁馬尚多畿甸雪隨衣無復禁城塵  
古來學問須行已此去風流定慰人  
更憶少陵詩上語知君不負鞏梅春

陳師道宰烏程縣

王介甫

嘗聞太丘長德不負公卿墟墓今千載  
昆雲亦一城本懷深閉



重刊鄭集 卷之十四 五九 德壽堂梓

蓄餘論必施行故自有仁政能傳家世聲

送孫明甫

兄弟繼為邑宰

劉克莊

三年於赤子摩拊極殷勤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宛如小滕  
國突過大馮君四境風謠美諸公必采聞

題洛明府水樓

杜甫

子賤彈琴宰邑日終軍弃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  
流今在茲

寄潯陽姚宰

鄭谷

縣幽公事稀庭草是山薇足得招幕侶何妨着道衣

送宇文舍人宰元城

岑參

縣花迎墨綬關柳拂銅章別後能為政相思淇水長

送趙明府之縣

杜甫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揖江花報邑人

贈江陽陸宰

李白

聞宰江陽邑剪棘掛蘭芳城門何蕭穆五月飛清霜

贈范金鄉宰

李白

范宰不買各絃歌對前楹為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百里雞犬  
靜千家桡軸鳴

贈崔秋浦

李白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株柳井上二梧桐山鳥下廳  
事夜蟾落酒中懷君未盡去惆悵意無窮

又

同前

唐文選卷之十四 六二 德壽堂梓



抱琴時弄日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新

詩話

紬被放衙

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題縣鼓樓曰置向譙樓一任搗搗多搗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拏出頭來放早衙坡詩注世傳大祖謂一縣今日切勿於黃紬被裏放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四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五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縣官部

縣丞

歷代沿革秦制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皆有丞尉漢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諸縣皆有主刑獄囚徒後漢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自晉後無丞宋惟建康有獄丞及隋革選盡用他郡人漢已下皆用一人唐置京縣丞三百北平太原晉陽各置一人高宗始為品官吏部

事文類聚

下

卷之十五

二

德壽堂



選授為縣令之二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始

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克時

兩亦縣簿尉多差出外本縣關官故耆有此請皇祐中詔赤

縣丞並除新改官人熙寧四年編修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

劇縣令戶二萬已上增置縣丞一員以幕職官或縣令人克

元祐元年詔應因給納常平免役置丞並行省罷如委是事

務繁劇難以省罷處令轉運司存留崇寧二年宰臣蔡京言

熙寧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興山澤之利皆王政之

大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其事縣丞昔大邑有之至是不以

邑之大小皆得置丞使主管常平坑冶農田水利大觀三年

詔昨增置縣丞內除舊額及修去處依舊存留外餘皆減罷

建炎元年詔縣丞係嘉祐以前員闕并萬戶存留一員餘並

罷紹興三年以淮東累經兵火權置縣丞十八年置海陵丞

一員元上縣有縣尹縣丞中下縣則不置丞

羣書要語佐理一司二職百里白六帖二子男之職佐卓魯之

政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並同上以管輅之才從趙典

之任陳子昂集高府君為易州遂城縣丞丞置文書典知倉獄

漢百官志丞之位八品以下述六職以輔其治也柳子厚武功

縣丞壁記處頰應卒銜刃不頓崔倕縣有七司丞為副二如州

上佐通典

書縣丞舊二詎程航一章試吏佐雙鳧權德輿上虞丞因君二

楊城齋聖明收外府皆是九天除姚合

因君二



德壽堂

職藍溪上遺我維舟紅葉時方干題慈溪張丞壁花綬俯腰新

關東縣欲春云云虞坂臨官舍條山賦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

向平津岑參送虞校書赴虞卿丞

**古今事實**

丞為長吏

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

二百石是為長吏漢景帝紀

丞主刑獄

丞主刑獄囚徒注史記日記捕淮南太子淮南相壽春丞留太

子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通典

占氣遷丞

唐張鷟云九十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

注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藩籬之鷄豈得

料其高哉士亦然矣相書占氣要曰日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

遷為丞也

頌議歸丞

獨孤君上逼宰君下雜羣尉文墨教令不專有窮然力行務仁

推誠愛物謳吟者不歌其宰頌議者必歸於丞陳子昂集彭州

九隴縣丞獨孤君遺愛碑序

俗謂閑官

州有上位縣有丞簿俗謂閑官不領公事殊垂制作之本意續

通典大中二年敕書

德壽堂



一稱曰廉吏  
黃霸為潁川太守許永年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永廉吏雖老尚能拜起

惟曰清員

唐陸景倩為扶清丞按察使畢講覆州縣殿最惟景倩曰清員俱有聲氣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南郡新書

為丞不樂

後漢栢譚字君山數言忤旨出為陵安丞忽忽不樂

佐縣有稱

吳孫堅為下邳丞佐縣有稱

解蒙難問

張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直解蒙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講經行禮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酒以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社行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服



清靜無欲

後漢張玄字宗君遷陳倉縣丞清靜無欲專心經書

清白但守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約縱繫囚

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雨時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囚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唐書

白黥猾胥

王庭珪號瀘溪先生召茶陵丞民俗朴陋擇秀民置之學士皆被其化猾胥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為囊橐累政不能去公把其宿負白于羣黥之舉邑稱快至今人尤德之胡澹庵集

論免和糴

紹興十八年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尚在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饑常賦且不克不應有和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免

引可質錢

汪大猷字仲嘉為同華丞處事益明其限必信文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樓攻媿集



民稱惠愛

傅察字公輔知洛州永平丞在職清謹惠愛及人民到于今稱之  
傅忠肅公

人頌遺愛

錢公節丞臨安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民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亦蠲民瘼至于今邑人頌其遺愛  
楊龜山錢忠定公墓誌

正心誠意

楊萬里丞零陵張忠獻公謫寓焉勉公以正心誠意之學佩服其言遂以誠名齊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盤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

盤屋道巴漢二蜀南極山不盡二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為澤麓故鼠倚墻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為難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後臣竟以帝耻不忘遂藉民人田為伍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游手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檄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摻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曲或不類亦不能



蓋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歷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沈亞之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秦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謂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輟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塚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供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辨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而爲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溫以待之然後以爲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忿



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罄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  
饜於所饗嗟呼隆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右正寢西  
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厦於南郵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sub>子</sub>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二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  
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  
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  
丞涉筆占位署唯謹日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  
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刻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譽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  
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袂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  
然曰官無卑頽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  
余不負丞而丞喜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  
文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漉漉  
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到曰余方有  
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柳宗元

商頌曰邦畿千里周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冢內諸  
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  
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其二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



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子之縣政有小大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糜之地秦作四十一縣糜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旣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已下令丞與抗禮故爲更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何以廢哉爲之記云

新昌縣丞廳壁記

樓鑰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爲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旣曰於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爲之率以勤幹二其令有聲於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庀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讞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與也侵官固所不敢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自有常平顧役經制等緡錢動



以千萬計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都使者萃于  
 越委以吏事文符傍午又時奉檄以走他郡會邑大夫更易攝  
 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  
 高下願雖欲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然  
 也余讀書莞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於潛丞廳題名記

洪咨夔

吳門葉君也丞吾潛諸臺交薦其材垂滿過余以題名更端屬  
 之記且曰官無庠崇職無簡繁事無易難惟敬則行居是官而  
 罔其思非敬也居是官而出其思亦非敬也上不侵官以僭下  
 不怠官以曠心上於事靡他其適如農有畔行無越思其思為  
 執事敬乎豈不佞何足以及此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力  
 役之簡稽暨上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土膏脉奮凍解泉  
 動出入阡陌程督坊澹日與臺笠襍襖相爾汝過此不問也有  
 堂述六面山而俯沼嘉卉美竹三五布列暇時玩游鱗之溶曳  
 聽幽吭之啁晰弄柔芳而坐密蔭以休其心負丞不負丞不敢  
 知也余愛其言知敬於職業因筆而異之石且告來者

金壇縣丞廳壁記

劉漫塘

丞以貳其長自省府寺監皆然獨邑乎哉然丞邑者率以位偏  
 為嫌以涉筆占位為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否皆若已無與  
 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為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  
 歟余觀斯立之為人蓋寄懷事外而虛言以為欺者文公之記  
 抑有譏焉不然則為之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顧謂為職之宜



然其然歟夫食焉而息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為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異於是余居田間雖字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也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無間言暇日以壁間刊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礮石以繼俾余記更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為來者則故不辭而為之書君名彥相今官丞直郎蓋魏王宮頴川郡王七世孫真不負丞者云

### 主簿

**歷代沿革**漢晉有之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置之唐

主簿上轄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高宗始以為品官吏部選授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自餘仍舊以縣尉兼領從之天禧五年劍州梓潼等各增置主簿皇祐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嘉祐五年婺州義烏永康武義浦江等四縣各置主簿一員熙寧四年陝西河東治邊城寨等處增置主簿此蓋從廷臣劄給申請之奏也今元各縣皆置主簿一人

**羣書要語**主簿謂主諸簿司通典佐理縣務四朝志職司符印



主簿簿書

白六帖

鳳棲之位鴻漸之資

棲棘之官

糾察準

繩管轄之司

朱勾勾稽並同上

俾之糾邑

白集鄭枋河

西主簿制

善勾邑版之曹能盡地力之教

胡文恭行口英制

勾稽之局

蘇澄制

徃勾簿邑之稽

段休制

勾較符籍均壹政賦

公是行馬維震制

詩句簿領三年久雲霄一武趨

陳后山送閻醇老

輸與能詩王

主簿瑤臺影裏據胡牀

山谷

徃吟平地千倉玉還隱孤舟一釣

竿

楊誠齋送簡簿之官臨桂

主簿吾宗秀其能任為邦

山谷惟

君有子又擢桂父子仇香仍一門

誠齋送羅簿之官巴陵

榭葉

曉迷路枳花春滿庭

溫庭筠送洛陽李簿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

餐秋菊嚼春水

楊誠齋題燈和趙簿思隱堂

輕舟下吳會主簿

意何如

杜

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

同上

官棲仇覽棘才拍翰

林肩

山谷

今時習王簿還是魯諸王

徐俯過張簿村居

欲托山

陽簿公歸不受私

陳后山送曾南豐之山陽

何郎冰雪照青春

應敵皆言筆有神

王荆公送何簿

金庭養真地朱篆勾稽官

羅

隱寄剡縣簿

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尤能効一揮

烏臺詩話本

朝謝又書王善用兵為西涼主簿東坡有詩

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

云云

倚賴天涯釣猶能制巨鼉

杜詩寄臨邑舍弟書至

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今日

折腰塵土裏與君作想好懷丘

王元之寄陽山主簿朱九齡詩

古今事實

仇覽鸞棲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五

十一

德壽堂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置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為資勉入大學其名大振

景仁彈箏

晉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元閣下元聞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甚適以此大奇之

人曰短簿

王恂為桓溫主簿人曰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稱曰昂駒

韋元將為郡主簿楊處稱曰韋主簿有長城之風昂昂千里之駒三輔決錄

北京三傑

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傅嘉謀吳少微號北京三傑

金陵佳婿

唐楊於陵傳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閣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為戶部尚書

凌雲之志

張彖登科為華陰簿而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



開元天寶遺事

髯鬚之職

外史禱杙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  
蓋之心委以髯鬚之職注崔豹古今注羊名髯鬚王簿

俗謂閑官

見承門

自歎後時

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  
日蔣欽緒見之曰是子歎後時耶唐蔣欽緒傳

號鐵王簿

齊許淳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能判時人號曰  
鐵王簿

詣習王簿

晉習鑿齒桓温辟西曹主簿為親密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  
如詣習王簿

去為宰相

盧公邁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著至宰相鄭公餘慶去汜  
水為監察御史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趙公宗儒去陸渾為  
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至宰相韓愈河南府同官記

後至吏書

顧公少連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  
都留守同上

高士不為



漢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辭寶為屬欲令教子更為除舍設儲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忠恠之陰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近舍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其說何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可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大慚薦寶經明為議郎遷諫議大夫

本傳

後來之英

唐徐浩以文學為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遺校理見喜兩五色鶴賦嗟曰後來之英也

文有父風

常熟王簿蕭存亮能文辭有父風

籍能口記

唐顏春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遇事蠡銳

唐李畬為汜水主簿遇事蠡銳甚有聲稱雖村童廝養一閱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文移虎害

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穿獨移文獄神虎不為害



證令得免

後漢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若毒至慘体生蟲蛆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得以自免

為父訴寃

穆贇字相明釋褐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贇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

得一偉人

薛奎守蜀或問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謂鎮也舉進士為新安簿王舉正薦召試擢館閣校勘

事畧范鎮傳

號為三傑

朱光庭調萬年主簿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鄱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淵源錄

有公輔器

張昇字杲卿少力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有公輔之器

事畧

有宰相器

葉正簡公顯調黃州南海主簿府帥待制曾開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于朝

遵度好學



程遵度字堅白純介好學調和州簿

事畧

### 伊川通易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謝師直尹洛時曰某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某謂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譚經主簿乃曰非監司不怒主簿敢非通能如是乎

程伊川文集

### 使講春秋

劉恕字道原公在鉅鹿時為主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率官屬往聽

太史集

### 集教縣庠

古靈先生陳襄字述古為浦城簿集好學者教于縣庠由是為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干吾簿焉

言行錄

### 折粘鳥竿

明道先生再調江寧府上元簿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曰主簿折粘竿卿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伊川文集

### 名高士軒

朱文公同安縣簿公廨有燕坐之室為更名曰士軒以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楹間

年譜

### 佛首不光

程伊川任京兆鄜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看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誥其僧曰吾聞石佛



歲現光俟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敢復言有光矣

姦首喪氣

陳襄王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賊縮首喪氣民畏且愛圖公之像以事之

邑賴以治

任伯雨王施州清江簿事戾於民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焉

民知不擾

伊川先生三上元簿田稅不均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簿其稅而買之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

不忍其去

朱文公調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之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後罷

中興係年錄

見而下拜

張商英初調通川簿渝州蠻反詔運使張詵討之惟王袞未降公言於詵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諭之宜聽詵檄公行王袞見而下拜蠻遂平趙清獻公抃薦之召赴闕初對袖草茅憂國書以進擢光祿寺丞

服藏錢訴

程明道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



明道問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訴遂服令奇之

言行錄

### 蠲水災租

周憲之主益都簿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

於稅且

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即當奉劾既而躬行田疇所傷果多公悉準法蠲除之

楊龜山集

### 詣堂白事

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他役獨擇仁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

### 中詣堂白事耶

### 赴官控驢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別去

邵氏聞見錄

為簿年四十

仇香字季和學通三經無知名之授年四十為縣主簿

作書數百篇

蕭存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據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蘇林廣舊傳

伊川稱其才



邢恕字和叔從伊川學調永安簿伊川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  
文院校書東都事畧

石介見其文

劉頴字子望經行純備爲任城簿李迪辟爲從事所著有儒術  
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子弟之列同前

古今文集

雜著

會昌王簿廳壁記

喬潭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摯字某繇  
祕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祕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  
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爲畿縣以

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爲京邑非良吏無以拯劇非美  
誠無以釣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  
乘入郭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禱乎上物或過  
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辨急於奔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  
王侯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此之自闕以簡追胥以簿書詰  
盜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理司寇不獲僅成咸在公之  
鈴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遠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  
加之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邁得不有孝孫非少宗伯之凡  
文不有令德顓懷茲邑必復康侯進吾往也夫仰東井倉期大  
帝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水雲書積濯龍之靈液乎矧乃  
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聖休將濯軒施紅顧盼千里豈



俟辭滿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潭叅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  
教忠卽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抄志于  
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論王簿差出之弊

樓 鑰

臣切惟縣置王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爲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  
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爲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王簿在  
縣官中最爲事簡差出不時甚至公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  
有勤幹之吏困於往來欲竭力効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  
教化則爲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  
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  
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於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

意爲奸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  
於幸免然則王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  
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  
旨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縣王簿量立定制每歲出者不  
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  
者不得以請求 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  
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被實惠矣

箴送兄王簿

劉漫塘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  
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逆施民乃慢易  
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王



母息母荒上帝臨女

古詩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樓 鑰

高士不為簿子嚴論獨殊不遭何不可而况主簿乎夫君豈其  
裔南明筮仕初要知官無卑祿可代耕鋤正須勾小稽使民能  
樂輸矧復兼尉曹鼠竊隨除驅兩職去民近亨途此權輿君誠  
吾里秀賢厚素有餘埋蛇有陰德映雪讀古書起家決儒科鄉  
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相與久相娛小別不足惜未免摻子裾  
邑境連臺剡好山環四隅二子承鄰封川陸通舟車乘興或一  
徑徑欲造庭除公餘想績文尤當惜居諸會看與公賦擲地金  
聲如

劉送仲起主簿

樓 鑰

劉郎鸞樓海濱邑不減向來人姓習凜然軀幹即之溫語恐傷  
人中有立論交雖厚笑甘醴御史以嚴無東濕公餘黃卷頻卷  
舒藝圃工夫日加葺永嘉素多君子僚休沐新盟有清集伯倫  
忽去誰鯨咬欲挽不留情悒悒君年方盛才有餘逸驥寧谷在  
羈馱期君速蹈功名機塞草連雲朔風急

和李主簿

廖明畧

李侯持尺壁十五城不換勅飛偶棲棘孤鳴異巢鶴淮海一浚  
又博洽識理亂國論匪與聞偷將經術斷君家文多豪陵嶠質  
白觀

送謝主簿

黃山谷

事次類聚下集 卷之十五 二 德壽堂



竟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  
洞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琢中  
粹溫落筆塵沙萬馬奔劇譚風霆  
九河翻胸中恢踈無怨恩當官持  
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  
驚魚使水渾漢濱耆舊今誰存駟  
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習鑿齒  
柱笏看度南山雲

律詩

送姚主簿歸龍溪

翁卷

三考今批足應無愧此心只將零  
月俸買得一張琴歸處路猶遠到  
時冬已深邑丞詩極好閑暇可相  
尋

送趙振文主簿

樓鑰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  
瀾已知官業非時樣猶喜情親耐  
歲寒志大自然羞附驥官卑何用  
歎棲鸞少卿邾上加文度更比年  
時刮眼看

送張主簿

顧非熊

松窻久是食霞客山縣新爲主印  
官混俗故來分利祿不須長作異  
人看

東張簿二首

劉漫塘

簿書閱過幾牛腰一縷清香午未  
消柅室醉吟誰是伴鐵城折簡可  
頻招

又

細肋朝來正割鮮瓦瓶先臈湛寒  
泉香榭枳棘寧冬日斷送橫飛上  
九天



送張端表主含山簿

劉漫塘

計利無非利辭難枉作難驅車平路去高枕此心安縣小勾稽  
易時危賦歛殫好禪千慮失可使百憂寬

送劉主簿秩滿東歸

劉漫塘

一官簿領十年間此去青雲手可攀勝日西湖浮畫舫頻將卮  
酒醉孤山

寄熊主簿

劉漫莊

一出懸知計已非更堪留滯未成歸即今白首負松菊何處青  
山無厭微不恨老從中歲至但悲事與素心違當齋寂寞生秋  
草幾度臨風憶杜微

送趙阜主簿

劉克莊

罷稅無廉辱蕭然古廨寒士稱為善類民說是清官力簿難推  
轂身輕易起單竹林逢大阮試為問平安

送歐陽主簿赴章城

蘇子瞻

鳳雛驥子見相交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二萬軸却來小  
邑試牛刀

送羅正夫之官餘干

楊萬里

番君小屈習鑿齒且與刺頭簿書底郎看給札試臺蘭飛上木  
天校文字

贈咸陽王主簿

鄭谷

可愛咸陽王主簿窮經益到昔賢心登科未足酬多學執卷猶  
聞惜寸陰



# 縣尉

歷代沿革 **漢**大縣兩尉小縣一人長安有四尉分爲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爲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爲右部並四百右廣設大冠王追捕盜賊伺察奸邪 **魏**因之 **晉**洛陽皆置左部尉 **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道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 **地**齊郡縣置三尉 **隋**改爲正後置尉又分爲戶曹法曹 **唐**初因隋制 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論事是也武德中復改爲正七年復爲尉 **宋**小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高宗時爲品官吏部 **唐**授 **五代**久廢而盜賊鬪競則屬鎮將 **宋**建隆二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王簿之下俸

賜與王簿同 **唐**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二  
 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並  
 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  
 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  
 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崇寧元年詔重法地縣尉舊差武臣  
 處並依元豐法 **元**置尉一員在王簿之下不署縣事專掌捕  
 盜賊及煙火爭競公事

羣書要語

一命仙吏

白六帖

鴻漸之資神仙之吏

同上

黃綬位

輕青雲望重

陳子昂集送齊少府序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

才望清高標格秀者著 **唐**之俗號三鑿官 赤尉坐繫以劇縣決  
 遣權豪畏威也八仕之路歷是二官者時輩共以爲榮也兩京



雜記 尉堂巡捕盜賊及檢覆之事四朝志 曩居尉督胡文恭制

守在尉察善於追胥同行王德悅制 尉王盜賊凡盜賊發主

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按察奸宄以起端緒後漢百官志

**詩曰**李侯雖簿臣時譽何籍籍高適贈李少府 庭戶蕭條燕雀

喧日高愬下枕書眠杜荀鶴贈崔少府 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

琳李白送少府赴選 迹留黃綬人皆歎心在青雲世莫知高適

公堂瀟洒有林泉祗隔苔牆是渚田鄭谷 世人皆醯雞安可識

梅生李白留別劉少府 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岑參 隱吏逢

梅福遊人憶謝公杜 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岑參 夫子送君

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白居易送王尉

古今事實

傳為仙尉

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漢書本傳

號曰香尉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述異

此聰明尉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到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到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挺洳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麈目令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且四十未嘗見此

蘇文貞公集 卷之五十九 三六 德壽堂碑



以幹治聞

唐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楊素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不附郡守

趙忠簡歸寓常山縣郡守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書疏往來可為奇貨以媚時宰密諭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蒙之諾守猶疑漏言潛戒左司伺察之蒙之畧入廨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趣焚篋中書及屏弃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于朝時宰疑其已甚徒蒙之尉蘭溪使避守上初即位大臣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簿

薦辭王簿

查道為館陶尉廉介與妻採野蔬為粥以療飢道不勝貧欲去官會都運使樊知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縣王簿葉齊知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長編

不為秦客

汪涓字養源尉宣城秩垂滿闕令職狀一紙知州秦梓意其必求即薦之涓終不屈或問何不從內翰求文字陸陟曰若為所薦則終身為秦客矣涓不辭再為判司一任紹興正論

稱為鐵面

楊王休字子美調壽州黃岩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



狀白於郡縣隸他州閩里歡傳稱公為賊向少府

樓攻媿集

手殺強盜

劉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無錫尉手殺強盜改大理評事知鄆縣

追斬賊酋

蘇緘移開封府陽武尉劇賊黑李二等倚居民為囊橐吏莫能捕緘蹤跡得所在乃集眾大索縱焚傍鄰十數家賊酋果自火中逸出緘追斬送府府尹賈昌朝大駭曰儒者乃爾輕生邪

魔賊杖遣

汪大猷字仲嘉初尉江山州符捕來暮鄉魔賊公曰賊有無豈不知第呼菜食一二人杖遣之

樓攻媿集

擒賊優賞

蘇文忠公知穎川穎有宿賊尹遇羣黨驚劫朝廷以名捕不獲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直方緝知所在躬往補手戟刺獲之

亦親民官

至和中山陽尉李宗嘔百姓申蝗抑令食之提刑孫錫奏劾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及傷民命削其官

有憂下心

寶元初明州慈溪尉裴明允個儻不羣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云漢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屢



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

召試館閣

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楊子縣尉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為館閣校理神宗實錄

召為理丞

雷有終為萊蕪尉發知監劉琪奸贓而代其任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事畧

著報政錄

王博文徙南豐尉有能聲里人饒光輔為之著肝江報政錄刊之于石仁宗實錄

記部人名

汪大猷字仲嘉調衢州江山縣尉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下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後龍大淵在閣門聞公諭德之際函稱以為當人坐中問曰亦與之孰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為三衢兵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聞者亦服樓攻媿集

大小杖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伍百執大杖譚益大其杖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如筋安之令伍伯空手行乃不能學見聞錄

五色棒

曹瞞除洛陽史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左右各



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魏志

有鴻鵠灘

河南伊閭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爍金沙清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鴻鵠僧孺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鴻鵠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果拜察院唐康駢劇談錄

開射鴨堂

孟郊為溧尉開射鴨堂坡詩註

奏讀七志

常述為洛陽尉馬懷素奏與諸儒即秘書讀七志

雅善五言

杜審言初為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上寶劍篇

郭震字子振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武后欲詰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即授鎧曹參軍

賦金瀨詩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楊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有臺輔器當以子孫相諉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之

郎名公座

蘇均授鄆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鄆縣本多詞訴近日遂絕由公為其棟理因相顧廳事曰此座即名公座也但恨非遲



暮所見耳

入為翰林

白居易調監匡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學士

遷為御史

李程為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

著議見稱

唐高郢字公楚舉進士擢第授華陰尉曾不合用天子禮樂乃

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名稱大振

藍田尉柳宗元名聲大振於時

清水明鏡

河北尉馮謙復自謂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春蘭秋菊

裴子餘補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誼皆以文法著稱子餘

獨以文學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三子優劣崇業曰春蘭秋菊

俱不可廢也後為監察御史

名著三傑

富嘉謨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魏谷倚為太原王

晉皆以文辭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

惠歸一尉

員半千授武陟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以賑貧餒不從會令赴

州半千便發倉廩以給饑人刺史郭齊宋大驚因而按之時薛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德壽堂梓  
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宋曰公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令亦愧服

人臣極位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云大李少府人臣極位小李少府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沉晚達亦當貴皆如其言

郡吏望風

李白為虞城令李錫碣云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郡吏罔測望風敬憚焉

擒姦摘伏

李勉為開封尉昇平日久見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縣尉盧成軌並有擒姦摘伏之名

清心苦節

裴景昇為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上考為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

說請以五術

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係罷察五要簡官事

自陳通五經

馮元少好學崔頤正孫奭授以五經大義為江陰尉皆詔明經



補學官自陳通五經遂以為國子直講

彈琴蒔藥

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略好論辨武后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  
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能配  
才卒又趙元亮為宜祿郡默然無言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  
將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如也 陳子昂集

去位客遊

高適補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歌舒翰表乃  
兵曹

請為代役

裴佶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  
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為代役要如程當時稱  
其義

廉無厚蓄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  
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  
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其不道以歸  
于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古今文集

雜著

鄭縣尉廳壁記

梁肅

自華而東東距洛師抗雄多臨大道其縣有七若攘接天府



文苑外傳 卷之十五 三十三 德壽堂

因舊國分鄭爲之首又斜隣其六爲天官每銓士補吏常屬意於此三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畿服之偏者難易相隔不啻數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之後賢侯才子曰蘭陵蕭種以貞敏恪慎再命爲尉掌倉曹出納與工德修飾之事舉職修而令名隨之暇日謂予曰之邑之作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廣德中以賊臣周智先以河潼叛放暴兵焚官寺且勝誘將吏生立已祠而棟宗斯崇及王師致誅牧民者從便宜而重改作乃制滅凶慝之遺塵徙二治焉是廳蓋祠之餘也嘻曩者憑而爲妖今乃卽而爲政合於大順用鑒將來是宜書之以告昧者子於是著之屋壁且以紀夫人之美若風俗疆土與置邑之年代分於尉今監察御史黎逢嘗編爲鄭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視也

故不書時御史中丞董公爲邦之二載秋九月安定梁肅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強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爲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尔若夫平闇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及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庸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大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爲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然雖焉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

文苑外傳 卷之十五 三十三 德壽堂



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徙贛縣東尉治記

洪邁

贛尉分東西久皆治郡下仍其方以居東部廨殘於兵寄而即西偏蕭寺歷年所不能自還與西俱西地爽其實尉官椽參軍底氣力羞早錄錄塵埃間視景蚤莫勢不暇小有建立指日得踐更逝如脫兔郡縣之長吏固莫或知之亦莫或問如是殆三十年予之來守也事建東江飛梁邑長趙顏何始爲予言尉以東名官而強顏爲西贅位無小於闕觀不宜幸得徙歸之正名居方畀橋爲安一役而兩利集計成便於是尉官缺南康田椽棒檄來攝承忘其身之羈畢力關策經行空曠地度可容百室者即日得南距橋僅百步愿民致喜或持圃券以獻古道傍

出尚約略可尋政走雷岡徑也慕威積五紀雲然霧開天藏而神閔之定有數基具矣安所得居郡有邸一區其左物或毛焉儼不售撤以爲之堂又取野廬三楹以立廳事費無巨類皆我之自出蓋不伐一木而迄成吏土環居整芘如翼過者輟步騷歎老道士年八九十日見歲就亦洒然以驚予曰人不難銳始及必翫假板羸祿逆旅尸厥官且趙令君秩過期新令鼎來民聽懷向背真尉又扣鏡田不可畱然皆曰卽得斯彼成吾顧接泚去此予旣其實味其言賞之以酒而爲書其事且告之曰國家方急材二子往矣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九日記

溧陽尉治題名記

劉漫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其人也人稱



其職則可否則羞之一舉目自得師焉託所由作也尉秦官也  
 至于今不廢其職禁暴戢奸邑所籍以立也溧陽尉治龕石以  
 紀前人名氏冠之文者故紫薇舍人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下  
 以尉陳君又以請更端也金陵屬邑五溧陽尉所統巡徼之隸  
 視他邑獨倍徒巖谷縈紆湖波浩渺乎野際天其地曠也地曠  
 而遠於府民多負氣而喜鬪並水通逃出沒易以為奸比君至  
 皆束手屏跡其政明其令嚴公且清也君余友名景周字仲思  
 故相秀國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歲紹定戊子秋九月也

金壇縣尉題名記

劉漫塘

令尉秦官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  
 輕等也白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好事者疑其仙其相承以

仙名尉尉亦聞風緬想以不事事為高余切陋之按漢書子真  
 為尉後乃弃官初非不屑其職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  
 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有為為之顧指為仙已不足以知子真  
 豈真知為尉者哉金壇尉趙君佈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予  
 為序後尉胡君自誠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  
 中天子銳武飾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五六年間  
 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戢其時與事不同而余之序無  
 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在玉牒胡乙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  
 歲月序列如左嘉元甲戌元日記

論縣尉捕盜賞格

周必大

臣切見國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鬪



敵捉殺賊全火十人以上合入令錄人並授京官仍賜緋童服  
 至天聖八年又詔未合入令錄人止令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  
 用賊賞改秩今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  
 遺意其後奸弊日生凡縣尉因弓手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  
 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  
 如是傳會而習熟不以為恠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  
 未蒙施行自後略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  
 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歲已有十八人  
 一年十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圓者尚不在數蓋緣舉  
 主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其數浸廣向使縣尉果有勇  
 手格強盜雖更加擢用初未為過其如假借弓級牽合人數外

則州郡提刑司胥吏坐受計囑綴緝文款內則棘寺省部審覆  
 之際多以賄成使朝廷坐受欺罔輕畀爵秩甚無謂也臣愚欲  
 望聖慈詔勅令參攷新舊賞格分別輕重稍為限制仍申飭外  
 路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体問是與不是躬親聞敵然後保奏  
 庶幾革去偽冒有功者勸取進止

論縣尉獲賊賞

周必大

臣切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丞有舉主關陞改官方得  
 為邑重民事也今初官為尉偶獲強盜七人不待滿考便可改  
 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資序又有徑為邑者則  
 是擇令輕於擇丞臣切以為過矣異時山東河北之盜類皆桀  
 黠驍果其徒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



湖閩廬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在有之籍  
令爲尉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稍猶於邑政未遽習也况弓兵格  
鬪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子產有  
傷割學製之譏也願詔有司具爲令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吏  
部先給公據候歷任及六考以上方計收使彼既無營求舉狀  
之勞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之迂名緩其期厚其賞所貴稍  
更民事不至政學取進止

古詩

薦孟郊

韓愈

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孜孜營其旨辛苦人所冒俗流知者  
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素遺逸聖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

覆壽况承薛與張二公迭嗟悼青雲送吹噓強箭穿魯錡胡爲  
久無成使以歸期告

贈瑕丘王少府

李白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爲來作南昌尉秋風佐鳴  
琴寂寞道爲貴

律詩

送孫十尉溫縣

錢起

飛花落絮滿河橋千里傷心送客遙不惜芸香染黃綬惟憐鴻  
羽下青霄雲衢有志終驥首吏道無媒且折腰急管繁絃催一  
醉頽陽不駐引征鑣

送嚴維尉河南

錢起



蕙葉青青花亂開少年趨府下蓬萊甘泉未厭揚雄賦吏道何  
勞賈誼才征陌獨愁飛蓋遠離筵只惜暝鐘催欲知別後相思  
處願植瓊枝向栢臺

送李郎尉武康

岑 參

潘郎腰綬新雪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  
小莫即耻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送張元直尉塩官二首

楊廷秀

壁水寒蒸客春闈擢桂郎折腰端小耐整翮未須忙德進官無  
小詩癯譽更香會看兩鷓鴣飛下蓼灘傍

溧水孟東野南昌梅子真平生一少府千載兩高人曰馬松稍  
寺朱旗雪外春村行如得句寄我大江濱

送劉孔章縣尉得官西歸

楊廷秀

早宴黃花詣粉闈晚採春草染朝衣却提猛士弓彎月去掃封  
狐雪打圍綠髮朱顏君勝我青春白日我思歸何時共滄青原  
茗下看江鷗來去飛

送張端衡尉句容二首

劉漫塘

梅仙西上古仙鄉梅蘂先春特地香自是知人聞魯柝懸知晉  
盜避秦疆名山久盍清蕪穢窮巷猶聞缺蓋藏惠政由來要全  
美須君努力佐琴堂 又 去鄉喜見似鄉人君去家山祇比  
隣今長垂髻同里社交承握手記城闈絃歌堂上寧忘舊樽俎  
筵中必告新若也從容問無恙爲言魚鳥已情親

送建安鄭尉

劉克莊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五 徐誥堂  
路人能說尉一似建溪清寸錦不携去東書相伴行無心干舉  
將有面見賢兄應笑東陽令淹留白髮生

贈蕭少府

孟浩然

鴻漸昇儀羽牛刀列下班處腹能不溷居劇体常閑分訴人無  
諂除邪吏息姦欲知清與潔明月在澄潭

寄孫從事登第初授華亭尉

方干

聖代科名酬志氣山川秀色助神機梅真入土提雄筆阮瑀從  
軍着綠衣

寄藍田韋少府

鄭谷

王畿第一縣縣尉是辭人館殿非初意圖書是舊貧研水泉竇  
響寒雪廟松春自此升通藉清華日近身

送許棠之官涇縣

同前

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宦前賢向此風佐理人安  
後篇章莫廢功

送楊瓌尉南海

岑參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縣樓重屨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  
雨江明五嶺春此方多寶玉慎莫厭清貧

送趙少府

李白

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搖扇對酒  
樓持袂滿蟹螯

寄武陵李少府

韓翃

小縣春生日公孫吏隱時楚歌停晚醉蠻語入新詩



送鄭少府赴洛陽

岑參

子真河朔尉邑里帶清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

題永樂韋少府廳壁記

同前

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故人是邑尉過客駐征軒

題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鬱相望東西百步陽拘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

示李時叔

王介甫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宮聊復戲人間能為向下東南尉藜杖緇巾得往還

# 巡檢

**歷代沿革** **宋**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又有刀魚船戰棹巡檢江河淮海置捉盜巡檢又巡馬遞鋪巡河巡捉私茶鹽等各視其名分以修舉職業皆巡邏譏察之事 **元**有大都四廂關巡檢

**羣書要語**同預警巡 **宋**廣平集賜同巡檢勅 選當一道之衝俾

邏四封之警 **胡**文恭行鄭從政制 材著幹勤職司警邏能發櫛

於陰伏多剪除於寇敵 **胡**文恭行林友制

**古今事實**



蜀中俊傑

曹光實為黎雅都巡檢安集勞來民莫懷之召還太祖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

東都事畧

水泉神射

何灌字仲源由武舉為府州黃河東岸巡檢賈胡曠有水泉子虜嘗越境南及灌慮異日為邊患盡折絕之虜忿聚兵千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有崖石皆沒鏃後虜官肅大師者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嘆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

東都事畧

擊數千騎

保興嘗為寧夏綏縣都巡檢常巡按幕子砦并黑水河趨谷中

戒人毀其人還戰保興伏兵于河澗俟其半渡急擊之其後戰有功

東都事畧

破三萬騎

燕達為延州巡檢戍懷寧砦羌人以二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破之

東都事畧

盜聞皆遁

桑擇為永安巡檢羣盜聞桑殿直來皆遁去

城降請賞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道劉繼元將有異志太祖怒以其誣害忠臣命傳其人于進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罪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



言文類聚卷之十五  
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誘降請賞大租曰賞不可濫得也進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

知材可用

姚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內殿承制

務在武勇

景德三年封事者言諸處巡檢務在武勇疆明乞不以閩楚江浙川陝人為之上謂樞密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若此區別非任人之道

職畧

古今文集

雜著

書汝淮巡檢廳壁記

傅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魚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禁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而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修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而有數百盜縱于其間傍與他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虛路而無由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頗革前弊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自盜者固已息矣於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頽雨剝殆不可居得華



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於民半出私俸規模宏偉數倍平  
昔可以示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厲其嚴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  
媿苟始其廉弛其嚴則是廳廢豁遂深軒危瑰璋更盛於今日  
亦奚以爲哉徒增過重不德爾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  
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於是廳某屋未華於是廳思以土木  
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廳  
廳壁以示之

乞禁戢巡尉迎送劄子

洪邁

臣切惟巡尉之官專以捕盜賊督姦猾爲職未嘗責其將迎上  
官巡視傳舍也而間者以來惟事趨走漫不復以職事爲意而  
最甚者如都巡檢使所部或連三州或跨兩路凡監司守貳之

去來必候之於境上所帶兵卒數十輩無俸可借則歛之衆軍  
以給所歷道路數百里無貲可贍則取之村民以濟若所除監  
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動涉一兩月設部內不虞而有鼠  
竊狗偷之盜當以何人捕之夫居此官者亦豈樂爲奔走之役  
哉一或不至則上官以爲失禮因緣捃摭使不安位故相承爲  
例欲罷不能非有以懲革之實爲未便臣愚欲望聖慈行下諸  
路提刑司約束所部巡尉今後遇監司知通初到許量帶兵級  
出一程防護若只值出處經歷而在監司五十里內者許其送  
迎過此以外皆不得出如尚敢循習遠去者乞并受接之官差  
治其罪庶使各安職業相意徼巡不至虛費軍力其爲民害如  
蒙聖意開可乞令刑部議法施行取進止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五終

事類類聚

卷之十五

終

